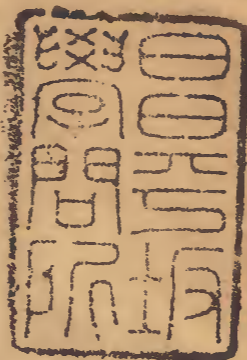


# 後漢書



漢書門類			
五	五	八	五
二	三	二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五	八	五
二	二	二	九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5	
冊數	20(14)		
函號	279	64	

自六十四  
至六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字伯喈陳畱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好黃老

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曰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

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主哉元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簣歎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

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

禮有免則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禮有免則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及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豈  
 能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豈不得已行到偃師稱  
 疾而歸開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隨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誨曰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  
 對問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考獲即取之狂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  
 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潞潞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寧于有清商之歌百里有參牛之事淮南子曰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曰公悅之以為大夫音岸音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秦養也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單思典  
 稽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  
 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曰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同曲也要音一遙反三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遺猶雷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翕歛之貌音所



六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弛君臣

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

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已合時

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

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

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

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已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

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

漸亦牙速速方較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較天是加玄注云較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祿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較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較而行方適也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閣之

甚也部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也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

音部 路宿於石門晨門曰采自于路曰自孔丘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道人也 顏歛抱璞遽瑗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歛曰願先生與寡人游歛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夫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歛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

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

適曹遺輕謂若奔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曰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

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兼葭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頹地之基頹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

顯平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

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也周頌曰載戢干戈

也則蓑笠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於紂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已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

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誓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已喻其便遐巡放

屣不足已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

於老成曠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盈

之不知其已河上公注六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繁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在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也瞻仰此事體

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補勳帥也胥相也補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協韻

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已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

若是害何也音曷天高地厚踣而躄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

是謂九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已清宇宙庸可已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



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且夫地將震而極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謂火滅為暗音子廉反炎音焰晏子見伯常窳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極星散地其動乎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

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利時止則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嚴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僊墨而與為

友舒之足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皇帝所作也與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

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

知者將謂之迂迂論昏闇也迂曲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日俟命不默

不渝教厭也百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也罕漫猶無所知問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

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問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知其言著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姓見左傳奚仲詳之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納棘也惟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譚圉狼臙取右於禽囚惟氏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波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夫戈狼臙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臙音舒註

反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王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嶺之山集彭城之東

其力遂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修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符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以優社預注左傳曰優調

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也



僕而優游

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離風蓋常屬車乘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

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忸音尼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之間也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

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已經籍去聖久遠文學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嘉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

十六碑存十一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曰州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禁忌轉

密通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臣失事會愚臣為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竝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

又張敞上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前書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

幽

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恩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巨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  
 科選用稽滯巨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巨差厥中書奏不道初帝好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  
 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  
 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籀書皆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  
 也繆書謂為蟲鳥之  
 形所以書旅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  
 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巨不次之位又市賈小  
 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靄霆  
 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  
 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  
 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巨或加尚書金  
 滕曰秋

大號天獲天大雷雷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  
 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  
 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  
 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  
 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已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  
 傳  
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  
 府朱衣謂祭官也  
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  
 者絳紵襪音文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  
 解除猶為踈廢解除猶  
 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  
 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  
 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  
 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春依其月布政故

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

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曰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

小汚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

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與禮者尚末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三年聖祖華靈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

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婦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

宮中有率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

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

寔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

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穢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貪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鷙人者象暴政若獸而噬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所崇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籠推類叙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穢俾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已斥退亦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見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謂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間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

已為宜擢文右職曰勸忠蹇右用事之便宣聲謂樞要之官毋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已督察姦杜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憲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憲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之出入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是時奉公者欣然

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訓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已游意當代博奕非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已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滯陷不通此色以為  
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曰惠利為績日月為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

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費故自當極其刑誅豈

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皆斷絕曰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

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

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

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視掌大喪及祖飾棺

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神謂將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曰

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

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

歸田里曰明詐譌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

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

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鳳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

有崇德殿大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上南

行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災

蝗災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咬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雜欲

化為唯一身毛皆似雉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宜帝黃龍五年未央



宮雉化爲雉不鳴無聲是歲元帝初卽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丹雞化爲雄雞  
而鳴將是后父榮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帝崩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  
其言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而冠或成爲患茲大也又特詔問曰比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  
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也曰邕經學深奧故密特

借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衷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自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臣當謹責欲令人君感悟

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

可謂至切蜺幘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音子

天下燒音奴鳥反生則貴藏作於音子刻丘音子園陵雨音子受音子

弟與郡續巨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

惟趙霍巨爲至戒趙姓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大尉張顛爲

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姓也璋名也有各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音玄蔡邕集瑄作玄

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遐思引

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謂股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又出四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音子示惟憂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巨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巨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思惟萬機已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口寒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言愚竊感激忘身敢觸

忘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復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

言邕實數言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臣大鴻臚劉邵

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暇也前書音義曰史病滿百日當免也邵為司隸又

詔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母班邵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邵假宛五日後屬河南李奇為書佐邵不為召太山黨魁羊

書

陟與邕季文衛尉質判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邵被詔書攻胡母班等辭與陟為黨實及邕頗請節問班所及邵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邵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臣征營怖恠班也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

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臣對與邵參驗臣得言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

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臣災異齋詔申

言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真通臣實愚竊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

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言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

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言改政思譴除凶致

言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臣為

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



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答患但前者所對  
 質不及聞前在余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邪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阮培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曰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趣音促飲猶隱也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  
 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今無以  
 此書又用章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  
 死期垂至  
 自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曰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  
 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不得曰赦令除楊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苦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

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健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  
 邕無心能復操筆成章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  
 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  
 通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於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  
 不設施謹先願辭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  
 及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屬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密告邕怨於囚放謫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問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子云柯事之觀以竹爲簫邕取爲笛奇聲獨絕



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亦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琴也初邕在陳畱也

其鄰人有曰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已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已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

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

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已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嘗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

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

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又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

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已為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以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曰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亦金華青蓋瓜畫兩幡遠近已為非宜

詩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幡廣雅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

卓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

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

盈集已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



卓被誅豈在司徒王允坐必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決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臣亡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豈陳辭謝乞黥首別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史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也非獨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武帝善緒惟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諂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一典也滅紀廢典其此久乎豈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

誰與

之兖州陳雷開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日磾

後史

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

多不

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

女訓

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極

音紀伯喈抱鉗扭徙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可經

江空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若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

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二遷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

馬以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

安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

恩遇者豈不思之乎



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

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詢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

未武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後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

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

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為作西第領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

事其辭深切尚言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已下類多拱默已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

可為容容多後漏容谷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漏玉之清潔常與眾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已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

王之風謨謀也即政無逸篇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

尚書再遷尚書今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已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疏文

疏文



惠黎民懷之

尚也

言其詞莫之詞心愛也黎黎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

興故詩云有滄

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我公田乃及私田

凌淒典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曰滄雲也淒淒雲與貌祁

子黨進賢愚錯

哀今之人胡為

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

旭蜴言人畏吏如旭蜴也

衰豔謂衰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衰姁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

宗周既

侯縣設令長郡

不告發者腰斬楊雄長秦竇其封豕其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巨濟難撫而

人故也降及宣

引見考察言行

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巨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

久於其事則民

爵至關內侯公

良吏於茲為盛

今三百餘載俗

轉動無常各懷

賢能巨理已安

毗覆尸之禍成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今尹如餓獸豺虎焉歸

非不舉聞惡不

功不據實虛誕

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

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巨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巨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卿缺則巨次用之是巨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民為劣弱巨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

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繼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月也言善不稱德論

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毀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巨

局尚之名也論語觀前人之顏色也



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日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也斯賤也車車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也今之墨綬循占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為守相長吏惠和有斷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死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也首也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塞也損賦斂之源源也循理之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官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今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已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自平出破山殺人國有丘又上疏言宜密為備已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已為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  
家之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臣觀異能臣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又按英雄常有  
壯志廉茂才除渤海修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帝紀不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

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唯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臣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臣濟民為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為臣求天意臣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臣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臣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漢書卷六十一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已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已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已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已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于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已千萬，給奉阿母內足，已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已財不可已，官宜還阿母之封，已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已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已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已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序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已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已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已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已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魴多也。而中吾乃今知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也。



免其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曰為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鄭武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後長樂少府朱儀音止代邵為司

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廷

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儀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諫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公介子推無爵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取恭傳龍忌本之位也春見東方

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于推以死百穀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已宣示愚民使遠温食其事見相國及汝南先賢傳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已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  
 德仰承三統大統地統人統謂之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中朕聞易稱天尊地卑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已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已君臣之已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已仁恩導之已德教示之已災異訓之已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此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已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  
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成湯遭災已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  
表商容之闕出傾宮之女於諸侯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首行皆已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已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邪議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也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

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

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

日易稽覽圖之文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

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汗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汗佞邪者為

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

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

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

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多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上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識于洛水

周官曰女巫掌歲時

除糞滌鄒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除為大潔也

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離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

曰離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露歌曰離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已事

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歟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邪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去之何以能久也

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賜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若行僭差則常賜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正陽無言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

效曰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

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曰下復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



公也將正三公之位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呂舉清公亮

直方欲呂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日光賢哲尚書曰以王入殷封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呂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君

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論夫子貞惠

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會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

也其令將大夫呂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呂旌委蛇素

絲之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總音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呂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

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

廉復呂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

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

蔡邕呂為知命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呂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有司劾不敬詔下

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高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二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嘵嘵者

易缺皦皦者易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

帝曰問者曰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人紀歲數

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

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曰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曰後訖于今日孰為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

稽賀純廣漢楊厚朱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

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二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呂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繼女

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野

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請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務存質儉呂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呂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呂政化使陳得失又囚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呂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呂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呂後不行籍田之禮瓊呂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呂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呂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

帝之泰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

氏之戎駭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呂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書暮聆庶政呂邠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憚不濫不敢怠遑書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呂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呂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呂逆和氣呂致時風五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

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呂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呂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呂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呂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呂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上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瓊獨建議

曰冀前呂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呂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自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甲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

侯呂戶邑為制不呂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呂興國皆益戶增封呂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呂地動不免復為太僕永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呂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

瓊為太尉呂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邠鄉侯說文云邠邠川縣也漢邠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元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館徐璜等四年呂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呂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呂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呂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呂賢者為力唐



堯曰德化爲冠冕曰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呂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社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爲冕所蹈不曰賢佐爲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池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  
枳棘喻難  
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尚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呂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賢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法言曰金  
口木舌也塞陛  
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臣直言德曰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身  
所反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恒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曰  
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天地  
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  
之人曰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劍牲天胎則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潤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  
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凡  
多語文也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不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章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或可復記其惡且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特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冠榮傳伯奇至貧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奇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今伯奇也夫  
母陰取蜂十數置軍衣中過伯奇邊曰其母王上臺視之即可知其言伯奇也夫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  
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已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  
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  
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  
即曰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副本謂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曰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首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避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曰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寧  
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德誠慕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  
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二年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曰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誅者天子紕之一紕以爵再紕以地三紕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呂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擬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  
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呂童弱反  
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  
備玄纁玉帛呂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  
褊狹也拂  
巾衽褐已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呂儒學進崔瑗馬  
融呂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  
宏規王龔張皓虛心呂推士張綱杜喬直道呂糾違郎顛陰陽詳  
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  
宣其智力惟幄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

碩大也

陳蕃楊秉並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

彌縫酒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

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呂正議嬰戮謝事者呂黨  
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曰適急也所呂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片呂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

紓解也音式全

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

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西川世鳳堂  
氏蘭周周甫

後漢書六十一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況趙人也為楚蘭陵今著書三十一篇號荀卿

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名故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

名故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

淑對策譏刺貴倖為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為

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

也宗族知友年六十七

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

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

西豪

緄音昆熹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木或作敬

初荀氏舊里名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



豪里 賴陰令渤海苑康曰為昔高陽氏有才十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十八人蒼舒廣散

禱載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謚高士傳曰靖少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賴陰令丘頑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

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諶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賴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

為曰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

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

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首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已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易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買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遺志也示天下莫遺其親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



焉昔丞相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喻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

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喻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曰崇國厚俗籠

化之道也事失宜正禮記曰三年之喪過勿憚改也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

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四上經咸恒至未濟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降二女於媯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去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言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公羊傳曰夏卑而逆王姬卑伯者何者大土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上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八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察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皆易較辭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山象夫也易艮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視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

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荻屬地荻音目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義禮王冠禮為始正夫婦禮人之天地六經其首一揆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



備各以其敘矣

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若五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

左傳曰皆管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列女傳曰夏桀為庭室瑤臺以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事見尚書無逸篇其

孰六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踐趾也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

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蠡斯

蠡斯蚣蝓也其性不如故能子孫眾多詩曰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為歲尊卑奢儉所曰為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曰假人

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官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  
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己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  
日大為妻齊縗杖屨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  
平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  
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謂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  
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曰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  
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甘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黃之禍楊虎黃及後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



時政至五篇經者類論道第六

申論大畧其政體篇其意則略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闡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五典已經之羣籍已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不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一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  
患與農桑已養其性審好惡已正其俗宣文教已章其化立武備  
已秉其威明賞罰已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已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已善雖使契布五教尚書舜謂  
契曰汝作故在上者先豐人財已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  
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已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  
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  
荒業財不賈用言自  
足也力不妄加已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  
已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惑詐僞已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已情



用小人已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已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已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致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音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已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已戒不虞已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尚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木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一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已勸善罰已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弇五政又立行之已誠守之已固簡而不忘疎

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

其時事備而三制章也唯異

其卒章也無同標

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已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問月則闕門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已助賞罰已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

典籍常已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已為漢紀三

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

漢紀序文  
漢紀卷之四庫全書編年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字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

是夏而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曰韶為羸長羸縣故城在今齊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曰病卒官同郡李膺

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

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曰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曰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



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

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曰膺

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

夫人遂諸武子而逐之車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

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

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

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初主海池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時三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

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

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

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官疑寔遂逮繫考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

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言於檄而懷之者懼沒事也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

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

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

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

聞喜長句月已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司官謂主曰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

司之官也

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曰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曰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曰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口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已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曰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曰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有六子紀謀最

賢

紀字元方亦曰至德稱兄弟奉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將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已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  
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  
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開今關東兵起恐洛  
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宜修德政已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  
末者愚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已武今關  
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  
若欲徙萬乘已自安將有累卵之危以解見皇后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已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  
復辨嚴嚴讀曰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  
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

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有天下已為公慙卿卿慙長弟

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

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當世者靡不榮之諶

早終先賢行狀曰後論曰漢自中世已下闇豎擅恣故俗遂已遁身矯潔放言為高肆放

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故

時政彌憊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

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已

權奪王公不能已貴驕所已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

倫曾是淵軌薄夫已淳曾之言慶基既啟有蔚賴濱二方承則八慈

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氏八子

皆居意為守日荀氏傳也



蘇頌嘗曰...  
蘇頌嘗曰...  
蘇頌嘗曰...

曾其...  
曾其...  
曾其...

贊曰...  
贊曰...  
贊曰...

蘇李王公...  
蘇李王公...  
蘇李王公...

不...  
不...  
不...

其...  
其...  
其...

論曰...  
論曰...  
論曰...

早...  
早...  
早...

常...  
常...  
常...

指...  
指...  
指...

后...  
后...  
后...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收易姓名杖策馳驅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

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逐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

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禮記曰日月於天如父母於地如兄弟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

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禮記曰日月於天如父母於地如兄弟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

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對經類編治道第十前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從代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

者輒見斥逐是已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特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已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也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也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始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

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

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天候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對元陳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也曰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已之寢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

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曰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曰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已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寬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曰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曰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曰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衰儀父曰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義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貶無駭曰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文帶涸窮路以

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曰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

繼望可令中官博簡嬪勝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漢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

威也書曰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月者大臣之體也

皇天無親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夫窮高則結天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也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也林音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貴而人自勸不

罰而人自畏今子貢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但然耕不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曰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漢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

威也書曰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月者大臣之體也

皇天無親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夫窮高則結天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也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也林音是曰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



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謂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略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固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  
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闔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

疏文

奚恤乃為贈使客東面自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會顧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  
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此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  
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闔聘於  
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丘明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  
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經十辟公府  
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其是嗟歎待已大夫之位是已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厚純等已病免歸誠已悵然  
為時惜之一日朝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厚等已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皆怪始隆崇今更隆高也滯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盧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呂固為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呂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呂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呂固為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呂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呂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前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也

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

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可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流刑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固呂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宣帝也戒鄧閭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安帝時延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

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

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瑩內依康陵制度康陵瑩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終固議時太后曰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請所除官多不曰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自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曰承天書曰野若稽古也古天也言能臣不述舊無曰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大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也之器弗考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官垣室屋弗室色也檠桐柱楹弗藻飾也芳艾之菲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醜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受命成王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曰補令史募求好馬啣窓呈試出入踰後輜

併曜日大行在殯賂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官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軍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曰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尸號哭推舉侍養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州刺史梁商弟讓為用陽太守持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成南陽太守糾豪傑惟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公負先與冀書曰天下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已來政事多謬地震官

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已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了

也帝崩自非博陸忠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

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豈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已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已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已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言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字外曰鈇鎖械也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

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十幅中須塗於本郡境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

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已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

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小子變得脫亡命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鈇章謝所上單也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于試有司乎腐生者猶亮曰亮含陰陽已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已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踏踣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已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

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太后憐之乃聽得

遂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巨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



聞固嘉訓乃共  
論集德行一篇

變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呂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呂六尺之孤呂謂呂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變遠遁身於北海劇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呂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祭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變乃呂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呂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變呂謗毀宗室輪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變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南尹時既已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已實西園事見宦者傳變上

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賴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鄴令有同

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已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

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

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

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梁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考稱雖二千石子當步擔求師林慮今州

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已喬守光祿大夫使狗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

瑗等減罪千萬已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六及中常侍等已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潛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

罰必已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實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

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已金蛇遺梁冀事發覺已蛇輪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已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並帶無功之紱

蒼頡篇被紱也

裂勞臣之士其為乖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苟遂斯道

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生 又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 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 納綵鳳 擊乘馬 一依舊典 又冀屬喬舉汜宮

為尚書喬已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 撓曲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 數月已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 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

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 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 執之匡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

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 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斷

長斬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 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哀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 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

而已哉徇求也將已定去詎 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已理全死與義合

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上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義騫遠也專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役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豕所欲能奪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豕而取熊掌者上

已殘闇失君道下已篤 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已成

仁去之不為求生已害 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 據位持重已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  
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

勝其  
觀其發正辭及所遭  
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

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

終離罔極  
維彼也毛詩曰護人罔極變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茲直  
載行也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  
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畱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  
恢或作悞音徒濫反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曰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揚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  
都寵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  
希聖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  
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曰意欲興謗王陽曰衣囊微名  
微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

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糞囊  
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之季子矣  
季子謂禮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順帝時人諸侯相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昔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為鼓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所

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軾注云祀軾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軾軾而去喻無險難

功曹曰祐倨請黜之太守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

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一為郡督郵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曰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

此段

衣市衣已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曰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曰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

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械自繫在手械曰械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已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

誓屬兒已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縲也縲音胡火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昔舊傳曰



祜處同寮無私書之問上可無祿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祜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

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嗣陽侯相嗣陽縣屬汝南郡音糾皆有名於世

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隰人也隰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野長風俗通曰吳夫繁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濕之糧

盡辭歸典已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濕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一未

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高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已師喪弃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已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上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僻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甘苦無毒牛出入呷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干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已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曲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致仁孝也勿繫辭曰殊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已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日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緜說文曰緜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稍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兩諸先大夫子產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其為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已枝葉扶疏為大孝已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

不得賢於顏子蓋已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言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夫曾閔曰孝

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曰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于

野兩會于幽又會檀首止戴甯母洸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

國注尚書口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

曠也爽明也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



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自家眾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說百氏也洋洋乎其

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案今筑形似箏有頃有杜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高漸離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東晉謂東晉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已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搥劔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慎勿迷

其本弃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為有忠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永康元年

虔等曰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已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祈穢濁

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惔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已威體雖貴必禁之已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孝景皇帝驕祭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入驪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委盜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盜也而一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

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惔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剽音疋剽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

妙反

封事文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州司不

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言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懼竟坐逆謀貶為瘦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却急也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母州皆

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

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謔遂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前書曰凡人由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已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

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呂它

事竭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澗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已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刎頸  
 九死不恨勿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已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牖里殷墟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  
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存幸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雉璜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已矜物義已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于後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

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已足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已武素有名譽乃獻書已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



曰人亦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

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

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懸菜吾西鄰人失

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見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

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塞裳入山林之中兄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

之辭自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經而死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馨

言哉無目明曰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已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

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呂德德均則決之上筮左傳王子曰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呂次建之何動之有豈橫叨天功

已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宜辭大賞已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疆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岳勃海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奔王之子也靈王立于此奔晉靈王卒于此自晉

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于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于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典立如長安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

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呂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

始立太學石經已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已周禮詩

經發起批謬批栗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筆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典子架也自有傳左傳曰令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帝曰非急務轉為  
 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  
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還長安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地震彗孛互見臣聞謹言火德化當寬明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良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怨中宥回枉回邪禦癘者宋后家屬並呂無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已安遊魂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常宜使給足曰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荆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叩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選舉之事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也帝

青州刺史歧呂老病遂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呂護烏桓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如壽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壘造作雲梯垂當拔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軍觀賊形勢或勸植呂賂送豐植不肯豐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呂待天誅帝怒遂

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

濟成其功呂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

州牧董卓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

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曾將誅植語在卓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嗜心能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呂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

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

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

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九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

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醴醴祭酌也音張芮反呂張厥德

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論曰風霜已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

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蓬蒿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

暴之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名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

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歧娶馬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以亦厲節不以殊聲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不曾以衣裾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

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州郡已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

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

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歧為長抑疆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玨為京兆虎牙都尉玨音

郡人召玨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冀又數為貶議玨深毒

恨決錄注冀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讓與羅暉書見冀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玨

為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玨果收歧家屬宗親陷

召重法盡殺之決錄注曰歧長兄贛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歧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召實告之  
遂召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  
藏歧複壁中數年歧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譖次召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關啓專惟歧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歧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召為帥歧詭辭得免展轉

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

復遇亂兵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日禪撫慰天下召歧為副日禪行至洛陽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禦癘

防禦疫癘之氣

四曰備寇五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省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雷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

后以王甫程璜所構憂死又及已五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平

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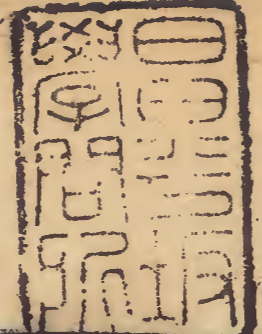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卓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數遷宜依黜陟召章能上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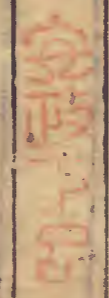
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承本作義  
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制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天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出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呂自代光祿勳  
 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塚曠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圖季札子產晏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單白衣散髮其上覆呂單被即日便下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首妻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決錄序曰三輔  
 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上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  
 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命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蓋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烈謂以義干梁  
 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  
 傳姑猶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





吳延史盧趙烈傳第五十四

蘇州府志

後漢書六十四



